

000

2247.57
L27

凡人秘史

黎民 著

贈書

校外 黎明



A0993003

经济日报出版社

序

山西昔阳杜庄村，原本是清幽宁静之处。李氏先世于金时以避兵乱，始祖脉由山西泽州府(晋城)七里店迁居昔阳城常家街。其后一支迁于讲堂村，一支(迁)于川黄村，又有一支于明末迁于城南 30 里处的杜庄村。族人以耕读传家。风不鸣条，雨不成块。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历经 300 余年，先后繁衍为南园、北园、西坡、半坡等支系。其中以南园一支人丁较为盛旺。该系 21 世祖用清、号菊圃，字澄斋，于 1866 年在北京故宫朝考，点为翰林授于编修，委以国史馆总纂记名御史，出任广东惠州府知府，贵州巡抚等职，诰授光禄大夫封赠三代相同之爵位名号，时与宰相倭仁、崇绮等钻研理学、朝野上下无不称为理学大师。其声名可谓盛极一时。月盈则亏，日中则昃。此盛况宛若天上浮云。自公而后，家境每况愈下，五世欠昌，晚辈一代不如一代。曾孙旱雨早年从教于太原、北京，环境不容，竟未归里见小儿洞湖一面便匆匆于 1948 年 12 月 8 日在天津乘美信轮到了台湾。此后，天各一方，自谋生计，父未能识子，子亦无处找父。且都以为对方不在人世。洞湖四海为家，飘泊在外，似无球籍。有谁知其为何人也。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忽有一日得天外飞鸿，翰林曾孙旱雨死而复生，欲与其玄孙洞湖会面，然世人识洞湖者盖不知其袁德顺，知其为刘之者皆不晓其为李之。蹊蹊不解，密之何在，开卷昭然。

山西昔阳杜庄翰林李用清(菊圃)先生五代家谱

21世

用清

22世

贵阳

23世

京夫

24世

长 旱雨 (台湾)
次 雨天
三 天渊

25世

长 洞湖 (主人公)
次 铃响 (台湾)
三 瑶赋 (台湾)

目 录

- 第 1 回 日本鬼侵略神州 罪不容诛
翰林之玄孙诞生 取名洞湖……………(1)
- 第 2 回 翰林院四壁萧条 母子苦熬
裴甲琪改嫁病故 湖儿失靠……………(8)
- 第 3 回 方冷续弦另开戏 洞湖受虐
爷爷绝食护孤儿 权宜之计……………(23)
- 第 4 回 开运雨天中秋夜 励精图治
舅母令儿传讯息 预备寒衣……………(29)
- 第 5 回 穷伙伴伐薪卖炭 和衷共济
小洞湖挑脚送粮 念爹心切……………(37)
- 第 6 回 天寒地洞挑煤炭 衣破磨肩
松明灯下学算盘 苦人苦练……………(43)
- 第 7 回 洞湖爬渠去放牛 无所适从
雨天结账扬长去 令侄强忍……………(49)
- 第 8 回 元沟环境得改善 生活且安
雨夜看羊狼来扰 心惊胆颤……………(55)

- 第 9 回 孙爷提供买鞋钱 正午锄田
洞湖劳作连轴转 终于累瘫……………(61)
- 第 10 回 荒年饥岁无人用 陷入绝境
担水眼黑掉井中 死里逃生……………(67)
- 第 11 回 洞湖哭别杜庄村 行乞下岭
流落邢台吕家洞 袁家安身……………(76)
- 第 12 回 袁米贵收养洞湖 天从人愿
无意间道出翰林 埋下祸患……………(89)
- 第 13 回 德顺夜转刘家沟 易名刘之
祖孙私下话秀娥 恬不知耻……………(98)
- 第 14 回 杨春祥惺惺相惜 深谋远虑
刘占云触类旁通 力排众议……………(107)
- 第 15 回 古庙青灯伴黄昏 日学月进
施辉解囊来相助 排除窘境……………(118)
- 第 16 回 爷爷背着柿子面 苦中有甜
娘娘宫里晤孙面 共展笑颜……………(126)
- 第 17 回 学业好不得入团 自有渊缘
羊肠道祖孙话别 杭州入学……………(132)
- 第 18 回 乞丐平步上天堂 目不暇接
施嘉刘凯忙安抚 肉盘鱼碟……………(138)
- 第 19 回 施嘉探刘之底细 收为义儿
难兄与盟弟倾述 往事历历……………(144)

- 第20回 访王萍借书补课 受益匪浅
白阿姨深入浅出 铭记心田……………(149)
- 第21回 刘之置身西湖中 暗思亲人
岳庙门前吃棒冰 囫囵下吞……………(154)
- 第22回 西子湖和日月潭 秋菊春兰
兄弟塔与姐妹园 河清海宴……………(162)
- 第23回 非常时期人心乱 学业中断
老师家访心不安 如绿视丹……………(167)
- 第24回 编外人员似乡愿 苟延残喘
甘当备补饲养员 自得怡然……………(174)
- 第25回 侯柬摘帽又当官 阔论高谈
老马菌痢服香莲 刘之不安……………(179)
- 第26回 老马小刘看蕃芋 谈天说地
秦晋联姻是好事 不便提及……………(184)
- 第27回 双抢刘之烧开水 如马踩车
中暑晕倒在田里 人工呼吸……………(191)
- 第28回 牛奶公司求生存 饲牛养蜂
企盼北上看亲人 未能成行……………(197)
- 第29回 刘之福州去镀金 羽香同行
邂逅刘甘和会平 孰吉孰凶……………(210)
- 第30回 刘之住院送瘟神 适逢马申
切脾手术完成后 枯木逢春……………(220)

- 第 31 回 刘之病榻坠情网 难解难分
马申不解刘苦衷 无缘痴情……………(233)
- 第 32 回 文革烈火烧施嘉 刘之惧怕
表弟劝其招驸马 北上成家……………(244)
- 第 33 回 赴任途中看爷爷 喜出望外
绕归故里探亲人 一解情怀……………(255)
- 第 34 回 李之加入工宣队 狐假虎威
学习班里喷醉语 孟庭认罪……………(264)
- 第 35 回 元宝无威见洞湖 不识不认
公伤换取光荣证 申请调动……………(274)
- 第 36 回 单调河北有困难 暂赴大连
太后谢世归太原 对换如愿……………(282)
- 第 37 回 人不敷出家境窘 思调井陘
疤拉杈大压死人 暗中作梗……………(288)
- 第 38 回 举家西迁微水镇 营巢造棚
工作家务忙不停 阑尾穿孔……………(299)
- 第 39 回 李之种知识之树 辛辛苦苦
李冰摘智慧之果 充肌漏脯……………(307)
- 第 40 回 洞湖卸装飞台湾 父子团圆
半个世纪未见面 留下此传……………(319)

第 1 回 日本鬼侵略神州 罪不容诛 翰林之玄孙诞生 取名洞湖

昔阳原本叫乐平。地处山西中部隅于太行中境，群山环峙，众水合流，北控榆关，西接晋汾，东有崇山峻岭之太行山脉，为历代晋冀天然域界与河北井陘、赞皇、内邱、邢台四县毗邻。南为群山绵亘构成了自然屏障隔蔡岭与和顺县相望。古为山西平定州乐平乡也。乐平南 30 里处有个杜庄村。松溪河从中淌过将其剖为两瓣。东岸称为河东，西岸谓之河西。原本是个清幽宁静庄寨。明末李氏一支由乐平镇常家街迁至杜庄河西定居。清代同治年间，穆穆清禁，济济群英，鸾翔凤集，羽仪上京。族人 21 世用清（菊圃）先生朝考于北京故宫保和殿被点为翰林授于编修，委以国史馆总纂，出任贵州巡抚诸职。那时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庄里有长足发展。清末在河西成立小学。1921 年平辽公路（平定至左权）通车。杜庄成了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地。南北通衢，客商辐辏，开行设店，各营生意。一派繁荣景象，民国初年乐平乡独立为县。杜庄亦归属于山西省昔阳县。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李氏南园一支继菊圃之后，家道中落，田园房舍几易其主。后生亦从进士、举人、秀才跌落下来，日趋衰退。

人类享受着大自然之无限恩惠，同时也面临着千奇百怪的自然灾害。迨翰林之孙京夫坐桩时，旱、涝、蝗灾迭起，日寇蚕吞鲸食，华北沦陷，家园失去大半，面对残山剩水，

满目疮痍，蒿目时艰，故里不容生存。遂将部分土地拍卖，其余约略分给后人。携妻惶惶出逃。其子旱雨在外教书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唯有儿媳裴甲琪留守门户。裴氏本村河东人，娘家有老母弟妹四人。妹妹乙琪，大弟昌厚，小弟昌省。七七事变后，刘邓大军东渡黄河在太行之巅建立抗日根据地。杜庄益发热闹起来。它东依荆坡，西临血山；上通和顺，下达阳泉，日寇侵略中国，狼烟四起，杜庄兵连祸结，岗哨林立，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昼为鬼子之天下；夜为八路军之世界……人们处于慌乱之中。

一个集日，编篮卖筐，崇米买布，设棚摆摊……稀稀拉拉，星星点点，热而不闹，显然较平和年月萧条许多。近午昌厚在房顶上隐隐约约照见麻汇村南马路上长蛇似的蠕动着一队穿黄衣裳的人群，尘土蔽日，杀气遮天。“呵呀——毁啦！”吓得他赶紧在临街窗口挂出条破裤子以示紧急疏散，人们望风而逃。昌厚慌忙跳下来就窜。

“妈——不好啦，鬼子又来啦！”

“快，快……”刹时间百姓惊慌失措，备上毛驴，驮上老人，携家带着，火速逃难，有亲投亲，无亲找友。

“昌厚，别管我。快，快去河西帮你大姐，路上当心点呵！”老母亲嘱咐再三。昌厚风风火火闯入翰林院：“大姐，大姐！…没人应，杀伤疾患，十室九空。大门敞着，二门开着，瓦砾砖块一片狼藉，“嗯！咋一股焦糊味？”冲进厨房一看，火上坐着锅，锅里直冒烟，墙垣内外寂静无声。“不好！”不祥之兆涌上心头，“大姐莫不是……”他想起鬼子接二连三奸淫女人的事，“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迅疾用锅黑往脸上一抹，跳猪圈，爬厕所，寻找虎穴龙潭力救

姊姊残生。鬼子碰上了是疯子，碰不上是探子。他蹑手蹑脚，神出鬼没，踹房越脊，好不容易摸到西沟，岂知早有一股鬼子专趁男人赶集，女人守门之隙兴妖作怪，荷枪实弹端着寒光惨惨的刺刀，按着腰间的手枪，扳着面孔不时地朝一孕妇咆哮道：“你的，快快地走！”将河西的妇女统统驱赶到一间大屋里去了。风烛残年的老妪，锐声细气的小囡，大闺女小媳妇，姑婆嫂婶惶惶挤到炕角旮旯，唯有一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战战兢兢，想走，走不动，欲挤，挤不上，急切地喘着粗气额角直冒冷汗，实无奈，只好委身于炕沿边。她的大襟下鼓鼓囊囊的似乎藏着个“小兔子”，随脉搏之频跳，不时地弹上蹦下。母亲天性爱子，人多时怕挤着，走路时怕颠着，睡觉时怕压着、吼叫时怕吓着。十月怀胎，历尽艰辛，没有一天不是揪着心过日子的。她是谁？她正是昌厚的大姐、翰林的曾孙媳裴甲琪。丈夫早雨是个满腹经纶命薄如纸的寒儒，太原师范毕业后，在京、津教书，失落在外。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只留得妇道寡人与胎儿相依为命。她时时处处保护着胎儿；胎儿为母亲也不自觉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鬼子也正是看她大襟下有个“小兔子”，才没在她身上打主意。否则，其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休想逃脱野兽的蹂躏。

……

“八路的——没有的干活！”面目狰狞的日本宪兵队野川大胡子队长，不停地眨动着贪婪的眼睛射出恶兽吞噬的凶光。“叽哩呱啦”吼叫了一阵子示意僚属：“花姑娘的——大大的！”瞬间饿狼闻到腥味般窜到炕上，见黄花女就拽。楚囚对泣，肌肤瑟缩，个个脸色惨白，人人心惊胆战，闺门之

秀更是疑虑凄惶，心飞肉跳。

“妈呀——”

“你的明白，皇军大大的喜欢。”

“妮唉……”女儿撕心裂肺的呼喊，老妈妈失魂落魄跌跌撞撞从屋里追到屋外，狠命地抱着鬼子的腿哆嗦着嘴唇颤声道：“太君老爷，行行好，俺就这么一个闺女，你们把她弄走俺可咋活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央求着。

“你的，叭格呀噜！”野川狂吼一声。暴戾恣睢，横行无忌，一声枪响，老妈妈倒在血泊中。

“妈呀——”女儿拼命挣扎着，嚎啕着，胳膊扭不过大腿。终在警棍刺刀威逼下，堵上嘴，装入麻袋被扔到慰劳营的军车上。平民膏腴，任肆吞食，良家女子，强委禽焉，有生不幸遭乱世，弱肉强食寇无诛。后来才听说这是抓的军妓。恶不忍睹，罪不容诛。一切的一切被藏在厕所里的昌厚听得一清二楚。“大姐呀大姐，你咋那么死心眼，还不赶快趁这个机会逃出来等甚哩！”他在心里埋怨着。

再说甲琪身孕便频，鬼子看她没油水，方准她小解，好不容易上气不接下气扭捏到厕所，“唉哟妈呀！”裴氏差点叫起来。“我咋虎口还未逃出就又进了狼窝。”

“大姐，别作声。我是昌厚。”轻得几乎是从嘴里吹出来的声音。“咱妈叫我来接你……”

她定神细看果是大弟昌厚，这才舒了口气。处境危险，不容多想，一口气将姊背到枕头山沟里才追上家人。真是：乱纷纷东逃西窜，闹烘烘兵慌马乱；风扫絮山河破碎，雨打萍飘摇搁浅。到处奔波气尚喘，捡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人群中甲琪之笨拙是绝无仅有的。但从那端正的五官

不难看出她曾经有一张十分动人的脸。曲眉丰颊。凤鬟雾鬓，秀外惠中，诚惶诚恐，两足残缺，步履维艰，一双小脚拖着变了形的身躯，气喘吁吁，鹅行鸭步，瞠乎其后，跨沟越壑，翻山爬岭，疲于奔命，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上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在颠簸中体察着腹内小生命不安的躁动，心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焦虑和幸福。残阳西照，落霞纷飞。直至黄昏时才抵达马家沟堂妹家。月余，忽闻鬼子要进沟，慌忙又逃到8里外的深山洞穴——元沟村。暂寄居表姊家。翰林玄孙还是胚胎时就在惶恐不安的环境中度过他重要的发展时期。夏历己卯年正月十八戌时，一个倔强的小生命伴随着呼求母爱的啼号“哇哇”坠落人间。甲琪痛苦的心灵上生发出饱含艰辛的欢乐，也摆脱了独处的孤寂。元沟没有星象学家，也无科学巫师。觐求于一斗方名师，煞费周章起了个名字叫洞湖，据说是缘于降生在窄狭寒酸的小窑洞，且依山临池之故。人欠杰地不灵，满心期望对小生命能起点保佑作用，那知皇天专负苦心人，活佛从未宽恕儒夫，吉祥终没降临，或许是造物主的误会。50载风风雨雨将他淘洗的所剩无几，希冀化为水月镜花，并未诱导出灵动。照缘木求鱼的民俗独根苗需与多胎户结盟方能左辅右弼，前疑后承，月余便拜认拥有四大金刚的中年寡妇为干妈，四兄弟依次谓：大山、二河、三川、四海。这对上无兄姊、下无弟妹的洞湖来说简直是块通灵宝玉。是亲三分向，是火就热炕。接二连三牵五挂六，裙而带之。干哥、干嫂……芸芸众生。窑内座无虚席，亲朋好友，欢晤半晌，掌灯时分，各自散去。甲琪的思维空间造成了断层。作为女人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理应当个好母亲，她从造就新生命的第

一天起，就已注定对他的成长负有责任。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观念对女人都是这么要求的。然而不能代庖。父亲是从气质上塑造后代，母亲是从情感上培育晚辈。甲琪作为一个母亲是称职的；代理父亲则是不合格的。对多功能角色毫无思想准备。她不能用春风风人，也无力以夏雨雨人。唯有将对丈夫的全部思恋倾注在洞湖身上。

“喂——”“哈哈哈哈哈”甲琪瞅着襁褓中的湖儿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举起放下，放下又举起，如此三番。听着稚嫩的笑声，陶冶在小喜而大悲的满足中。这也算上帝给她多舛命运中安排的一种莫大的宽慰。

“哎——哎！俺孩咋长得和你爹一模一样的。”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期盼着。两个不完全显性的性状融合演变的一对乌亮诱人的大眼睛，不时在双眼皮下映射出惹人喜爱的亮光。看到儿子的模样有种说不清楚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独坐窗前默默饮泣：“旱雨呀旱雨，你甚时才能回来？现在多么需要你给我力量！没有你的臂膀我不知道能支撑多久……”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镂尘。的确为人之父要有超人般的力量和胆略，要有教徒般坚定的虔诚和信仰。而她不能兼备这种素质，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小洞湖自出生后便缺少这种心理钙质的源源输入。她强打精神怀着满足和惬意的心房倏地泛起一阵苦涩和酸楚。小苗需要整枝培上，雏鹰需要指点带飞。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她，筵席未必散得太早了。

不知是生理负压还是心理寂寞，小洞湖屙完尿毕刚被安置在炕上，一刹间又“哼哼”开了，甲琪当然是慷慨赐予，没等他找到“吐噜番”，就将“紫葡萄”送进嘴里，琼浆玉液，源而欠足。双乳充饥渴，罗袖掩风寒。湖儿永远是甲琪的希望，永远

是力量所在，其专注神情犹如一只老母鸡喜滋滋地看着小雏鸡学啄米，顿时那小生命忘情的吸吮声唤起她一种特有的欣慰感。自己的心很快又受到温暖情感的抚摸。欢乐与悲伤的交替或许是精神支柱的平衡仪。

地球旋转，四季更迭。小洞湖会翻身了，爬起来了，坐起来了，要走路了……

寒女之丝，铢积寸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饮冰如蘖，拚尽全力挣扎在生命的苦海里。她失去了花木兰的年轮；缺乏梁红玉的胆识；不具备黄道婆的才智；没有穆桂英的勇气。倒是儒家舞台上一个好演员，集生、旦、净、丑于一身，知白守黑地唱着自己的独脚戏。

一个深秋之夜，不知谁家的狗汪汪了几声，没过一袋烟功夫，干妈将她探索到狼窝以外的信息从门缝里递了进来：“洞湖妈，不好啦，大山说圪梁炮楼那灯不亮啦……”刹那间，人们惊恐不安。“莫不是鬼子又到邻村骚扰作恶去了。风声鹤唳，不敢妄动。睡又不敢睡，躲又不敢走。若碰上鬼子岂不是鱼游釜中。退后趋前，意马心猿，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尽无言语。你瞅他，我看你，面面相觑。洞湖偎着妈妈，甲琪抱着湖儿，坐以待旦，旦以待夕。一连数日，魂飞魄丧，忧心如焚。第三天中午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人头扎羊肚毛巾，上穿蓝粗布对襟夹褂，下着折叠式大裤裆，青蓝颜色很不均匀，似乎是榆叶和草灰染成的。对一个大海沉浮的溺者最后时刻，即使仅仅发现一根稻草，焉有视为不能救命之理！她顺从了。来人挑着两只筐，前筐坐的是洞湖，后筐盛个大包袱，甲琪跟着上了路。

欲知来者何人？又往何处？请听下回分解。

第2回 翰林院四壁萧条 母子苦熬 裴甲琪改嫁病故 湖儿失靠

其实杜庄村口炮楼的灯几天前就不亮了。咋回事？大惑不解，不见真佛不烧香，只怕上了空城计的当。没过几天就过兵了，丢盔卸甲的鬼子从辽州、和顺太行抗日根据地折返下来，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落荒而逃。包纱布的，挟夹板的，拄拐杖的……“叽哩咕噜”耷拉脑袋，像一只只落汤鸡，一扫昔日那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神气，低垂脑袋没精打采往阳泉方向爬滚着。“唉，对了！”涣然冰释。旱雨堂兄开运暗自寻思道。原来他前几天在城里就看到一则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大战犯岗村宁次交投降书；9月9日在金陵举行诏降仪式……

报上登的，亲眼见的，这还有错。不禁三步并作两步走，风风火火来元沟将甲琪母子接回故里。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里甲琪朝躲猛虎，夕避长蛇，屎一把尿一把，摇摇摆摆抱着小洞湖栉风沐雨，餐风饮露，沟里过三秋，洞里度两夏，到处漂泊，幸得开运一臂之力。日即西倾，车殆马烦才回到旧日的伊甸园，又恢复了那泪水洗面的主旋律。

一组断壁颓垣空空荡荡的房舍，在旗杆院顶端矗立着。它是以杨树院窑顶为基座构成的四合院。宅基已盐蚀成豆腐渣，屋顶杂草丛生，墙隙老鼠成群，院里鸟粪堆堆，梁柱虫穴密密麻麻，檐下椽缝雀跃鸽舞，进进出出，叽叽喳喳，碎砖破瓦遍地皆是，柴杂棍棒横七竖八，铜驼荆棘，满目狼藉，祖上遗尘，

扫地以尽。真是：

剩水残山惨淡间，房舍闲置鹮无烟；
天风吹雨入栏杆，鸟鹊无声椽隙眠。

这就是当年贵州巡抚的摇篮——翰林院。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曾几何时翰林院，学士贤达，社会名流，冠盖如云，门无杂宾，高朋满座，应接不暇。至如今门可罗雀，冷冷静静，静得让人苦闷，令人寒心。别鹤孤鸾，室迹人遐，实劳她心，人去屋空。娘儿俩成为被遗忘角落里被遗忘的人。单鹄寡鳧，孤影自怜。鸽子为甲琪接风，小鸟为洞湖洗尘。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归各自门，巡抚这个曾孙媳也深深领略到人世间的种种变故。进得门来，破家散宅，蛛网尘封，残垣瓦砾，四壁萧条，满目愁云惨雾。“阿——”她木乃伊似的停立不动，惊愕地张着嘴侧首面壁，椎心泣血，孰知所诉，呈现出恍惚和迷茫。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人类从漫长的岁月里，在苦难的熔炉中提炼出人生三大不幸，少年失父，中年丧偶，老年折子。若大宇宙，他们娘俩孤儿寡妇寒心酸鼻竟承包了三分之二的人间悲剧，孰祸孰福！形销骨立，疾若木偶，今后的日子茫然若失。如不是堂兄提醒她，真不知自己还活着。可谓：

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常挂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早雨家别难过啦，慢慢熬哇，搁浅孩大了就好啦……”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坎坷的，冀希是遥远的。俗话说，有甚，也别有了病，没甚也别没了人。经天纬地之文是人，拔山超海之力还是人。“咱大人小孩壮壮实实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有理，世间一切奇迹都是人创造的，剖腹藏珠，得不偿失。“以后揽点针线活做做，变变工，叫他们帮助挑点煤，担点水……我这

就给你去背点粮食来。”堂兄的一席话开了窍，消沉的情绪从峻峭的悬崖滑落到平缓的沙丘。开运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使她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可是当他走后，生活依旧拮据。丈夫儿唤不回。顿时又限人困境的沼泽地。孤鸿只雁，觅不到力的台阶，攀不到情的藤索。想以死来寻求心灵上的平衡，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可是看到那双眼皮下的大眼睛时她一遍又一遍地咀嚼起堂兄的话：“熬吧……搁浅孩大了就好啦……”熬，不仅仅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责任。

“啊——可怜俺湖儿”她的心不禁战栗起来，又亮出了菩萨心肠。难怪人们说，儿女是爱情的结晶。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延续。一条割不断，斩不烂，扯着骨头拉着筋的血缘纽带溶融着一种天然的牺牲精神。本来出生在母系家庭就够伤情的，再连妈妈也留不住，岂不是疮口撒盐。“不。不能走那条道。”娘俩相煦以湿，相濡以沫。决计将泪水化作春雨，毫不吝惜地浇灌脆弱的生活幼芽，用心中的阳光催发那永不凋谢的花朵。

甲琪是个精干人。重新调整求生心态后的开台锣鼓，就是清理庭院，打扫房舍，拔草砌砖，垫土填坑…细腰宽臀，三寸金莲，足不出户，丢下箩筐就是粗桶，忙的顾天不顾地。在幼子的陪伴下，于九丈见方的天井里阪上走丸，整整跳了半个月的“迪斯科”。儿子拣砖，妈妈砌地，不知甚么原因，富有人性的乐土上触发出智慧的火花，突然湖儿给妈妈扔出个重磅炸弹：

“妈妈，咱别弄啦，等俺爹回来了，一块整治哇。”

“宝，你说甚——”她惊讶，每当听到儿子提爹就勾起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奈何，女人天生是等待的命运。